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百三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諸將三

苗道潤 王福

移刺衆家奴

張市

武仙理唐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史詠

張開

燕寧

田琢

蒙古綱

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

苗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盜起土人團結者衆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汴求官封宰相難其事上因轉運使王擴有智慮召問今仰以其衆使爲將肯終爲我盡力乎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爲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羈縻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

且自負何不可爲上顧宰執擴言實契朕心遂除宣武將軍順
天軍節度同知四年有功遷懷遠大將軍中山府同知再閱月
復以戰功進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
爲中都留守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益以山東兵令恢
復中都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
七斤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哥反襲破之子明亦
被劄臣將提兵問罪重念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
取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上以問宰相奏
二人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臨鎮之督道
潤和輯鐵哥軍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初道潤與歸國
人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相攻琛遣兵攻滿城完州
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奏琛以衆叛琛亦奏道潤異

謀與潞州提控烏林答吾典曰謀侵害雖以行省數諭與臣通和竟不見從反殺臣兄弟恣橫如此將爲後患乞自今河北州府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廷議令山東省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自相併吞百姓不安皆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以後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二年復與安定軍節度賈全并買瑀不協互相攻擊瑀伏兵刺殺道潤樞密院奏乞治瑀等專殺之罪餘頭目各授以州縣正職使分治一方上命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諸頭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審處之未幾瑀復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經略副使張柔攻瑀殺之是後乃封建矣

王福本河北義軍率兵復滄州招集殘民有衆萬餘器甲完具
自雄一方累遷橫海軍節度同知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遣
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
史久之與聚有隙聚乃以棣附益都張林福意欲自爲經略使
三年九月託爲上言滄州要地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
乞選重臣爲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與張林鄰
境今利津已破遼東道路艱阻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
遼東音問仍令自擇副使授東平府同知權元帥右都監時太
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學
士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奏制兵有三曰和戰守今欲和彼不
肯從欲戰兵力不足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不可一槩守之
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

險阻。刑部侍郎與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豈可盡徙其民。撤其藩籬。宜令諸部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授之以地。封建其官。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宜擇士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宜徵使移刺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士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授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長佐。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以爲他日事定何以處之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事。定之後。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上意乃決。四年封福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

謀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蓇縣隸焉與後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光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福擊却之又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大勝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四匹七月宋人與紅襖入河北福嬰城固守後苦張林與聚日來攻掠遂致危蹙納款於林

移刺衆家奴累積戰功官河間路招撫使遙授開封刺史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顏氏封爲河間公以獻蠶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耶山寨隸焉典定未所部州縣皆不可守移屯信安本張甫北境道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澤元兵不能涉甫因奏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

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及安蓋獻三州二
人皆遷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及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
領提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鎮安
距迎樂涸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甫有海船在鎮安
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
校尉賞寶泉五千貫以上者遷兩官回日再遷兩官詔從之
張甫最善馭衆推據河間信安等處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疇
驢招之遂與張進俱來降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
副使與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相攻朝廷怪疇不能和韓詔
綱講睦綱奏甫本受疇驢招降情意厚善况平素不識禮義恐
自生疑或致他變今遣安武軍同知王郁先與疇驢議所以平
之者然後可朝廷從綱奏未幾全復以兵捕甫部民殺叅議官

邢理甫率兵攻之全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獨驢歸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領彰德府同知權元帥右都監進亦爲中都南路經略使遷元帥左監軍與甫俱賜姓完顏封爲高陽公隸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等九縣元將俚砮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甫亦潛師窺曩畏麾下驍將窩羅虎甫後用間使窩羅虎假竊千里馬以獻俚砮奴喜留之待遇加厚俄會飲燕京之大悲闍俚砮奴醉推投閣下幾斃窩羅虎復乘所獻馬以歸追者莫及會真定不守甫復請增兵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餘見宋李全傳

武仙威州人嘗爲道士人以此呼貞祐二年因避北兵率鄉民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奏爲本州刺史朝廷徵山東兵應接苗

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據真定叛恐爲所梗命集粘割真郭文振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爲犄角之勢圖之仙乃斬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之物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累兼真定府治中權知府事遷洛州防禦使遙授河平軍節度使從其請給金銀符以賞有功沿河造戰艦付行院帥府四年遷知真定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封恆山公謀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等州樂城南宮等縣并抱犢寨兄貴亦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遂與仙一同歸順于元仙與副使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其圖已正大二年遂殺天倪復以真定來降五年元將笑乃解來討擊敗之仙乃奔汴哀宗召見復封爲恆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遇元兵至逃歸未幾衛州被圍內外不通合境

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陵關。扼金州路。八年元兵涉襄漢。仙由荆子口會二省兵軍鄧州。三峯之敗。仙從四十騎趨御寨。不納。乃舍騎登嵩山絕頂得免。俄走南陽。收潰軍屯留山。立威遠寨。聚糧食。修器械。兵勢稍振。汴京被圍。擢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與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元將速不斛兵。過仙卽按軍。眉山店走報。思烈阻澗結營待。已至俱進。不然必敗。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元兵來乘。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潰軍來者益衆。哀宗委以軍務。詔諭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自今戮力一心。以圖後舉。朕日夕以待。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黃摺三合。者思烈承制授宣差總領。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兼行六部尚

書仙惡其懼盛改爲征行元帥三合致怨歸順于元速不解署
守裕州詐以背約仙取裕可以得志仙信之報於元將遣兵夾
擊敗仙于柳河俄走聖朶寨賁沈丘尉曹政何故殺裕州防禦
使李天祥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若
果有罪何不待我輒敢殺之政曰叅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仙
大怒叱左右奪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得釋與全
俱降宋袁宗遣翰林修撰魏璠問道名仙曰主上旦夕望公不
宜久留於此仙怒以嘗招集潰軍以待仙反疑圖已欲殺之奔
還歸德奏請誅之上不聽以爲歸德元帥府經歷近侍局使完
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刺呆合有異志用計
誅之部將董祐見仙終不肯入援言已位卑力不能誅請四和
爲國家圖之拒以往日之故不從仙知祐前有戰功詔賜虎符

畏其偏已久不與佩祐憾之故有此謀遣祐使河北後竟殺之時閱兵尚有十萬以聖朶乏食徙軍邳州仰給于移刺瑗瑗畏其逼妻之以女未幾邳州倉廩亦乏復分軍新野順陽浙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槃劉琢往襄陽借糧于宋制使史嵩之二人畏留陰告以情曰仙兵勢不復振今名爲借糧實欲納欵惟待公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田俊持書來報仙知其意乃誅二人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往報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伯直至大喜謂仙來送欵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自是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仙率兵迎擊大敗珙兵生擒統制數十獲馬千餘仙懼復來七月徙浙川之石穴哀宗遣近侍兀顏責仙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仙懼

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之歎血誓不負國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蔡州道梗恐不能到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爲險廣袤百里積糧數萬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爲晚也會迺浙川而上路險水湍溺死不可勝數軍士食絕亡者八九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相與謀曰吾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至南陽爲土賊所害芝州被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獨竄入人北渡河又亡五人因趨澤州爲戍兵所殺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屢遷謀克千戶總領
萬戶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
歷順天安武二軍節度使充提控典定二年遷中都路總領招
撫使會道潤死行省侯摯承制以李孺驢權經略使道潤之眾
不服願安民代領其眾乃分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將驢領之
易州以西爲中都西路安民領之俱任經略使西山義軍屯壘
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遙授知德興府權元帥左監軍行中都西
路元帥府事上書訟道潤功爲西京路經略使劉鐸所嫉竟以
陰謀賊害又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招撫楊德勝家鎬
人口二十餘今嘗在此恐致敗事鐸亦遣副使劉璋詣南京自
訴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
等輸納銀粟驅飛狐總領王彥暉杖邪壓劉智元殺偏裨杜貴

數事廷議以鐸本行招誘遁亡今乃與安民互引論列以起爭
端彥暉等軍本隸道澗當聽安民節制乃名鐸還頃之封安民
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
白口朝天寨水谷惟谷東安寨悉隸焉十月出兵至礮山復取
礮車寨在軍聞元兵來攻守寨提控馬豹等驅安民妻子及老
弱出降心甚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郝端不肯
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充宣差
從宜都提控治遼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遙授中都副留守權元
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
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稷奏若秋高無兵
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四

年從文振請升樂平縣爲臯州潯陽縣西張寨爲晉州上疏楊子雲有言有天下者審所御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自用兵後河朔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妄自誇張包藏不法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至於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懼鄰道相望莫敢誰何又不遣信臣往來布揚聲教但令火刺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此臣所以夙夜痛心爲之憂懼伏乞自今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利害之實伏見澤潯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上下相維皆聽節制庶幾國勢日重姦惡不

萌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盡用其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木甲賽也行帥府于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隸以河東北路奏孟州每以豪僭不逞攝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提控伯德安殺奪其職河東行省代以陳景璠安誣告其罪未及按問輒便逐之又恥受臣節制每遇徵兵詭辭不遣宣言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不得已爲姪孫述娶之。非故願與爲姻爲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於法不當敢以罪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又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及臣所統嵐管隕石寧化保德諸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爲本

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皆許。令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
文振節制。蕭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防秋後再度其宜。元光元
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名還軍民遮路泣留。言其在任五
年。政尚寬厚。大得民心。其去未幾。義尖之衆作亂。臣竊以爲遣
還甚便。又欲起前平章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
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
復。今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
卽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朝廷不
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
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爲副護。汾山諸寨累辭。公府不許。頃之
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
徙衛州。自此不可爲軍。但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授中大夫管
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太原同知會平陽失守明年復取之改
同知平陽府事上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
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
之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平陽公隸
以平陽晉安二府隰吉二州仍請升晉安之翼城縣爲翼州隸
垣曲絳縣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又以隰州同知
兼提控軍馬斬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保隰州增繕器
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以方用兵未可制乃請增置要害州縣
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詔從其請升爲蒲州隸大
寧縣改作城鎮爲作城縣選官守備在平陽四年屢有功詔錄
其子定哥爲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知府事木虎忽

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歸順于元時兵民皆潰亦執天作出降
受元官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詔祇誅忽失來之子南京不及
定哥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信武將軍睢州同知仍詔開與文
振招天作遣人奏表南京元將惡其反覆遂誅之死後宣宗以
平陽同知史詠權行府事擢龍虎衛上將軍賜號守節忠臣封
平陽公城初破時詠父祚母蕭氏藏于窟室索出之使招詠祚
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
公諡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
人諡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居解州河中府以其軍復霍州及洪

洞縣

張開景州人亦起鄉兵總領貞祐三年以復青州等十有一城
授本州防禦同知賞賚將士有差四年率所部復取河間及滄

獻二州十有三縣請赦旁郡脅從之徒付以宣撫司空名宣勅
二百道從權署置就任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改觀州軍事
同知俄復青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
使賜姓完顏氏詔樞密措畫繼其軍食是秋糧盡徙軍輝州乞
麥種三千石牛羸三百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
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自給有司計小費伏
乞斷自宸衷詔乃與之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與定元
年遙授澤州刺史二年轉彰德同知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
招撫使徙潞人實林州還乞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爲治十
月遙授孟州防禦使權昭義軍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
四年封上黨公隸以澤潞沁州五年從閒請復以涉縣爲崇州
遣使諭以與晉陽公郭文振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細故輕

啓業端致誤闕事元光元年復取高平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因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義尖寨衆亂逐招撫使康瑋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文振就食懷孟詠徙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臣領孤軍內無儲蓄外無應援雖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與匹夫無異天興初復起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謀收潰兵從衛哀宗走歸德不果遂與益西走皆爲民家所殺益部將王全降一軍叛去初置公府九惟恒山財賦兵馬最盛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三

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朝廷以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請分上黨粟以贍開不奉詔文振窮窟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爲莒州提控守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與田琢蒙古綱相依爲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爲重紅襖賊王公喜據注子壩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其城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賊中間之多欲降者遂授安化軍節度同知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隸益都府路詔募山東僑居民得壯士五百以益其軍五年以保全東平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臯銀青光祿大夫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祖母張

氏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爲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明昌五年中第調寧邊在平二簿路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父憂起復懷安令俄補尚書省令史時中都被圍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擢爲宣差兵馬提控忠順軍節度同知經略山西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知用伏甲于路將邀而殺之自別道入定安用至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往攻定安琢禦之用敗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中都帥府殺之朝廷聞蔚州亂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宰相承暉奏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遂用之既臨任誅與用同惡數人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屯駐中山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

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奏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朝廷從其議加思忠深州軍事同知復遣與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盜皆願得思忠爲將詔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以楫爲副頃之西山諸盜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琢軍衆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贖可令于衛輝大名就食詔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遣授濟州防禦使就屯潞州行省侯摯又奏河北兵食少令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言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使分離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既至上書河北失業之民僞居河南陝西不可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皆不能贖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自古軍行必須屯田良

吏勸課農桑。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勅有司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公勸課。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務使國用日高。兵力強盛。方今最急之務也。上深然之。卽以琢衆益陝西元帥府。與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累遷山東西路并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值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偕據膠西。遣治中張林往討。生擒之。萊州經略使術虎山壽復襲破李旺黨。爲鄒元帥于小垵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僞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糾聚數千人。殺防禦使斜卯重典。遂據棣州。襲濱州。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來討。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僞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遣總領提控王政屯昌樂。俟王庭玉兵同進。討擊宣差提

控太府少監伯德玩擅率政兵往攻爲全所敗提控王顯戰死
琢奏治玩罪會赦而止旣而昌樂令术虎桓都臨胸令兀顏吾
丁福山令烏林苔石家奴壽光趙檢斡石烈醜漢破全于日照
縣琢承制各遷其官會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
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福定已衰老須知兵者與守前沂
州防禦同知納合六哥善治兵識沂形勢百姓歸心詔以爲沂
州總領破灰山峒沂境以寧遷一官充直隸都提控又奏前淮
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保淮
州兖州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濰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
饋餉不乏保全濰州土賊不敢發前倚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
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
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從四品職遙授海州同知昱遷一官濰

州同知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得官而兇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怒以去琢尚未有間時于海牟佐據萊州琢分兵遣林往討乘機率衆謀入府中琢倉猝與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至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欲馴致林乃遣人名琢還至壽張疽發背卒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官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進太子左諭德出爲順州刺史大興府同知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北兵已逼徐州尚書省奏代完顏弼權山東宣撫副使俄改統軍使兼知益都府四年十月權

元帥右都監奏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木羅等家
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
卽命赦之仍贖爲良典定初徙知東平遷元帥右監軍山東特
東平爲重鎮原來兵卒寡少請依古里甲石倫招集義軍募選
長校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制詔可二年拜右副元
帥權行省參知政事遣前東平治中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
捷聞仍復沒烈前職進綱二官詔獎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
城邑朕甚嘉之賜金帶重幣三年奏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
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鄰接素無統屬緩急不相應援乞
權隸本路其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澗口河濼各深
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
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詔皆從之又奏益都桃林寨賊帥張

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其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接應左司郎中李溪又令約東莒公燕寧同力殄滅時益都以東囂聚不止張林宰相以糧運不給宜令綱設備俟來春議之四年林侵掠東平綱遣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林衆萬餘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密院令史劉頤澈殺張林于東平臨刑誦曰臣兄演爲宋統制有衆三千駐卽墨萊陽之境今乞貫死自効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欵密者相爲表裏以招益都張林逐田琢者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綱乃轉請于朝制許羈縻使之以爲萊州兵馬幹轄其後山東不守林乃降于宋又奏遼東渡

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并東平提控鄭側生擒宋將李資乞加賞賚詔皆從之五年二月曲赦境內從綱所請凡諸科試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別日試之論功綱與庭玉各遷金紫光祿大夫及燕寧戰死綱送勢孤奏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事勢危迫輒署招撫使以提控黃荆兀也充總領副之又請移軍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守則官吏兵民俱盡莫若焚其樓櫓屏舍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林撚阿虎德又奏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有何足恃然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今綱旣欲棄之決不可使守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

畫軍食詔乃許綱內徙改兼靜難軍節度使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除庭玉行元帥府監軍將餘兵屯黃陵岡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時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高羊哥武夫不識緩急遽徵逋課執佃戶投井中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詔行其議一切停止所負俄移所部就食睢州碭山有滅罷首領數人誘衆作亂引水環城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密院奏委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仍遣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之綱奏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舟二百艘與水軍埽兵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

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從之無何礪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時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之元光元年八月辛未朔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晨入省署殺綱及僚屬遂據州反結李全爲助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反者仍出空名宣勅設重賞使招誘之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陞副使烏古論老漢邳州刺史權右監軍總帥牙吾塔遣總領學術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永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懼詐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十月壬辰朱鈴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及

梟金山八打首來獻詔加顯三品官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那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推官隸經略使烏林答乞住以便宜授中軍都統至提控佩金符特臨潢與全慶兩州之民因避遷都共壁平州及是爲變殺乞住共推合達爲統帥以計誅亂首數人六月元將噉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令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勢不敵臨陣而降留北半歲令還守平州謀自拔歸四年十一月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授鎮南軍節度使充宣差都提控駐益都與蒙古綱相應接十二月元兵徇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綱遣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興定元年累轉通遠平

西二軍節度使兼鞏典河州管内觀察使二年擢知延安府兼
邠延路兵馬都總管夏人犯通秦砦合達出兵安寨堡以擣其
巢抵隆州破步騎二千斬首數十級俘十人衆潰進薄城下陷
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三年伐宋以爲元帥右都監破宋兵於
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拔麻城縣
葭其令張偁幹辦官郭守紀六月命行唐鄧元帥府事遣諭以
卿才幹委以是任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
移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挂天山合達將兵擊之
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會于山顛夏人
數萬傳山而陣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
之五年五月權知延安府事十一月夏人攻安寨堡與征行元
帥納合買住禦之潛軍裏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追殺四十餘

里墜崖谷者不可勝計。上聞各賜金幣，下詔獎諭。因以其功，徧諭河南帥臣。十二月，又與買住戰延安，皆被重創，以保護功，各賜金帶玉吐鶻與重幣。元光元年，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爲京兆行省參知政事，奏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窺及榮解之境。蹂吾禾麥，今時已暑，猶無回意。河東已皆無獲，而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此正澆鹵之時，儻敵擾之，又將失利。乞速濟帥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捍禦。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使兼軍民職，任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方敵兵迫境，不厚分鹽利與人，孰肯冒險而取？若能自輸運，十與其八，人將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轉奏葭州提控王公佐言：去冬北兵破葭，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

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無銳仗請于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亦不應今州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不惟公佐死於敵手而遺民且盡屠矣臣願馳至延安與買住議以兵護公佐驅軍民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准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勒兵爲備賊出走因追及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又奏累獲謀者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兩行省分制陝西重兵自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白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用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時河中已被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齋戒祈雨卽澍歲以大稔民

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其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命討之移文諭諸軍罪止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弟濟殺瑞以降悉如所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蒲阿而奏合達在軍中久今多事之際用違其長臣等欲與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改授樞密副使七年十月己未朔詔與蒲阿救衛州河朔諸軍圍衛已連月內外不過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管之北兵稍退真日圖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月俸全給本色未幾以權參知政事同蒲阿行省事於闕鄉以備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兵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八年正月北師速不斛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兩省出軍闕鄉

至澠池不動潼關總帥納合買仕率夾谷移廸烈都尉高英拒
之事急求救遣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
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
兩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至晚復收兵
入關鳳翔破遂乘京兆而還既而諜知大軍已還河朔上大喜
初合達謀渡淮取淮陰主將胡路鈐往與楊妙真計事提控官
郭恩隨送降欵北胡路鈐還不納恟哭而去合達遂入淮陰詔
改爲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爲元帥右都監頃
之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肝貽留使館中恩謀劫而取之
報于宋帥劉虎湯孝信卽遣部將夏友諒來攻恩不及發泗州
總領完顏矢哥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徒單塔剌間變拒戰
不勝好語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就死遂取朝服望闕拜哭

良久自投興山亭下水中矢哥遂以州還楊妙真買住亦以盱
胎降宋九月議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詔合達還陝量
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北兵道饒峯關山金州而
東詔兩省軍復入鄧州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
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
八年十二月丙子大兵渡江與戰於禹山之前北帥以旗聚諸
將議良久合達知其將退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
之英軍動合達將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英軍定復擁
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營於三十里之外
以大捷聞百官表賀宰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以爲實然且喜
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河南百姓聞捷書至
盡爲所誤始入城壁保險固者至是皆出不二三日游騎至悉

無所逃懼敵乘虛襲城復謀入援時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破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諸縣所有積聚焚燬無餘我軍由鄧而東反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北兵隨襲之且戰且行北兵傷折亦多忽大霧四塞少刻霧散前汧大澗長關數里明日至三峯山軍遂大潰乃引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壅其城攻圍之走不可出匿窟室中城破被殺朝廷不知其死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北兵揚言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不降何待上始痛惜之生平熟知敵情習於行陣輕財重義與士卒同甘苦有俘獲卽分給之遇敵常身先不避衆亦樂為之用左丞張行信嘗薦之以為今時良將

移刺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哀宗在東京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宣宗疾大漸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

良謀以備非常卽位與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自遙授
州軍事同知樞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元
年復澤潞二年及宋人戰于光州獲馬而還三年八月復曲沃
及晉安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
十餘祇獲其一餘引退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
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六年二月擢樞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
在陝西侵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與密院俱奏陝西設兩
行省統軍馬三十萬以藩衛河南詔乃令駐邠州且審觀北兵
大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東還以權闕鄉行
省參知政事八年與合達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名議事蒲
阿至奏言大兵前鋒忒木解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
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擣否蒲阿不獲已言所領兵騎雖

多計皆冗雜。北兵軍少而精。無非選鋒。見我軍北渡。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兵於百里之外。伺我師渡。然後要截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蒲阿奉行故事。亦出軍冷水谷。十二月北兵濟白渡。江議出敵之張惠謂由光化截江與戰為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恐為所訾。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未知北事。我向於裕州得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回縱山之定。住高樊。皆然其言合。達又謂可乘其半渡擊之。議論不定。兩省俱留。順陽二十日得光化探報。大軍已北渡。亟速進軍。北驍至禹山。則北騎已盡濟矣。兩省立軍高山。各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前導兩小旗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雁翅。環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

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我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其兵在西者望蒲阿騎後親繞甲三突之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張惠復議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宜乘其却擁之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北軍乃自光化對岸瓌林中作食潛隱踪跡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亟引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我軍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癸未兩省軍發鄧州還備京師騎帥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答內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刺提控步軍張惠珍寇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完顏夔與

武仙楊沃衍軍合騎二萬步十三萬是日次五朶山下取鴉路
北騎三千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武至知中裕兩州已降至夜譏
明日軍行北騎當復襲我彼騎止三千我示以弱將爲所輕乃
伏騎於鄆州道北騎果來襲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
癸巳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奪橋以過北兵增及萬人且
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丙申遣近侍
到軍傳旨令悉赴京師朕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復有
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令兩省切防領
旨訖蒲阿已奪魄北軍前後以大樹塞其路沃衍奪得之合達
議葬先進去鈞州十餘里至三鋒山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
東北北兵俱却張惠按得木立峰東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
十里與諸將言此地不戰更待何時剛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

擁之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所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僵立雪中。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燬薪燔牛羊肉。更遯休息。乘我困憊。開鈞州一路。縱令走而以生兵夾擊之。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遂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之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名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死境內。遂見殺。

弘簡錄卷二百三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外戚一

僕散忠義

子拱孫安貞

紇石烈志寧

徒單克寧

石家奴

徒單恭

李石

子獻可

烏古論蒲盧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曷

蒲察阿虎迭

烏林答暉

蒲察鼎壽

徒單繹

烏古論元忠

子直

徒單思忠

唐括貢

烏林答復

徒單公弼

烏林答琳

溫敦昌孫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太祖后姪元妃之兄高祖幹魯補會祖班視祖胡闌父背魯皆世襲謀克婆速路統軍使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

定陝西射中宋大將潰其兵由是有名帥府承制署爲謀克宗
弼再取河南薦爲猛安攻冀州先登力戰大名府破其軍十餘
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及從渡淮攻壽廬等州每稱此子
勇略過人將帥之器復賞馬牛羊領親軍萬戶超授寧遠大將
軍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
郡中翕然稱治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閏月盡能通之忽一
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猝事聞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
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驚爲天曉不敢出咸自就桎梏及考
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
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尚書因會飲辱僕散忽土
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單衣迎鬪射殺
數人逐去海陵因其宿將改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

其地接吐蕃木波先時剽害良民州縣不能制召至京賜條服
玉具佩刀閱再考徙平陽并濟南尹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朱
克通化軍世宗立罷兵入朝拜尚書右丞窩斡反兵久無功自
請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嘉歎
卽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
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凡將士有犯連職
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復諭將士兵久駐邊壘
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宜同心戮力以底戡定無或弛慢忠
義至軍賊陣而西行引兵追之及於花道宗亨宗敘分爲左右
翼與賊夾河而陣衆尚入萬救至引去過移馬嶺追及於裊嶺
西陷泉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仰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
天不助惡當爲開霽祝已昏霧廓然及戰大敗之生擒其弟僞

六院司大王梟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遣使奏捷詔獎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臨賜卿御衣及骨脂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賊平還京拜右丞相功賜玉帶改封沂國公大定二年命居南京總戎事節制諸將陞辭諭以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副帥志寧移牒宋帥張浚如上所諭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時已復泗壽鄆州請鑿其城遷民於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得之則已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三年入奏事以兼都元帥還軍與宋相持日久慮暑雨弓力易減豫選勁弓萬張貯汴別庫復赴闕議事次滑州聞宋將李世輔

授以密州亟使人還汴發所貯弓給志寧軍與戰大捷竟復宿
州還日以書責宋同樞洪遵遣計議官盧仲賢等持與志寧書
及手狀歸所侵海泗唐鄧地約爲叔姪國馳奏請定誓式世宗
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宋人若歸
侵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書臣許世爲姪國忠義貽書前後凡
七宋人皆託故未從移軍壓秦和境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
退書來許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遣使
以聞詔諭忠義前使監軍宗敘入奏將近暑月請俟秋涼進發
收復舊疆今已八月復俟何時所乞增金銀牌太師梁王兼數
職未嘗增今自都元帥左右副元帥監軍都監三路都統府各
增之併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宋知密院周葵同知王
之望復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

承宣使康潛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副本約歲幣
爲二十萬兩匹五年正月杞潛入見和好已定詔天下罷兵時
官軍一十七萬三千有餘奏留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嫌
其多可選馬一萬二千軍一萬五千併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
多者摘留貧難者放還其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
帶詔先還京入朝親加諭勞轉左丞相上以大定初事多權制
詔有司刪定語之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輒愼懼朕
於大臣務相信任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對曰陛下
留神萬幾天下之福臣等豈敢竊意但智力不及耳六年正月
有疾遣太醫診視賜以御藥中使撫問相繼於道二月丁亥薨
上臨哭之恟輟朝食祭賻銀絹重綵命參政唐括安禮護喪事
務從優厚大宗正丞竟中郤運副王震充勅祭葬使百官送葬

具一品儀物。進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諡曰武莊忠義。勳由禮義。謀以接下。敬禮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爲宰輔。知無不言。以功名始終。十一年。詔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以聞。二十一年。復思其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按本名臨喜。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殿前左衛將軍。坐與外人竊議。罷歸田里。尋起爲灤州刺史。改蘇州。入更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世宗勉以忠孝。自勵。章宗卽位。出爲秦定軍節度使。轉知臨洮府。以政績開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按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

積石洮二州舊寇皆避商旅得通進官褒諭明昌四年坐嘗稱

鄭王永蹈免死除名未幾復起爲崇義軍節度同知屢以戰功

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孟銀綵升西南路招討兼

天德軍節度使賜金及重綵嘗出禦邊轉戰七百里至赤胡視

地而還優詔褒諭入謝歸鎮長主葬來赴諭以北邊之事非卿

不能辦賜之戰馬二卽日遣還詔獎諭有功將士揆洽徽築壘

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不絕人恣田牧北邊遂寧手

詔褒諭召拜叅知政事改世襲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進尚

書右丞復出經略邊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

人渝盟奉使宣撫河有軍民諭以朕卽位來任宰相未有如卿

之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朕非好大喜功務要

寧靜內外若恬不知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

功仍賜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揆至汴蒐練將士
軍聲大振會遣其子入賀天壽節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賜上
秋獵所獲鹿尾舌宋人服罪罷撫名還六年復伐宋命爲右副
元帥至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屢敗敵人
復取臨淮蘄縣宋解符離壽春之圍而去遣近侍局烏古論慶
壽手詔勞問賜玉具刀劍玉荷蓮盞并金器重綵玉鞍勒馬御
藥以旌其功宋人旣退上欲進討復名揆赴闕戒以師期宴於
慶和殿寵錫甚厚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場命卿措
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
不能忘密授以成算機會難失俾卽還軍特收其次子寧壽爲
奉御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自統行省兵三萬
出穎壽至淮宋人旅拒密遣人測淮水惟八尺難可涉遣右翼

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駐軍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猝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於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斬馘之數各以萬計遣使獎諭前功近又西帥奏捷聚陽光化旣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如使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益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然後從其所請縱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勢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已成上功矣旣而宋帥丘寤果奉書乞和揆以前旨際江爲界諭遣之復進軍圍和州偵知敵騎萬五千駐六

合卽道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
之衝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列金兵江表震恐宋真
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單涉淺潛
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驍將劉挺
帝思敬蕭從德莫子容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卻以乞
辭未誠徒欲緩師宋人不獲請乃決巨勝成公雷塘積水以
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運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
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
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七年二月薨計聞上哀悼
輟朝遣使迎喪殯於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賜銀
絹重幣官給非祭物諡曰武肅揆外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
惠政其爲將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徹去浮梁所至

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代名將。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至符寶紙候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父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定海軍節度同知歷邳淄沭三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除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至益都破賊楊安兒於城東安兒奔萊陽降徐汝賢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軍於昌邑東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於辛河復遣

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軍至萊州僞寧
海州刺史潑立衆二十萬陣於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
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招以重賞不應設計遣萊州黥卒曹
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於汝賢以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
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急募勇敢士
三十人從全入城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汝賢及諸賊
將以徇安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與潑立皆降留家略
定膠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所遣梁居實并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赴
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安兒
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其劉二祖張汝楫僞太師李
思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重並與赦免

有獲安兒者授以三品官職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格伏誅
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壩赦至宜撫副使知東平府烏林
答與仰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乾
石烈牙吾塔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壩賊千餘逆
戰擊以騎兵盡殪之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
諸軍繼進殺僞參謀官崔天祐并賊五千餘人思溫餘衆保大
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萬計遂斬二祖遷安貞徐州行樞
密院副使并賞沒烈等有差四年二月安兒餘黨復擾山東命
以近詔招之五月遣兵往征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定僅以
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降者三萬餘皆安慰復業興定元
年十月詔安貞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
之二年復因伐宋拜爲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左副元帥權叅知

政事總名道兵三萬盡期而進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

事

完顏胡魯刺衝擊敗之追至肥水死者二千餘人乃班師三年
閏月入見於仁安殿五年復伐宋兵出息州營於七里鎮宋兵
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復保山寺縱火焚之乘勝追至洪門山
每獲壯士輒釋不殺因用其策向前有功宋兵方浚濠立柵亟
戰奪之黃土關絕險且素有備朱黃統制團兵五千保守堅壁
不出安貞遣輕兵分左右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同
會山顛宋人守關者望見駭愕中軍急攻潰走遂奪黃土關入
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克黃與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
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皆不殺獻之奏劾南京都轉運使李特
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
欺隱分給將士金帛罪當死軍還帝語宰相阿海將略固善磨

下宋壯士無慮數萬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宰相不對自此起
戮安貞憂讒以金玉帶賂近侍局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其謀
叛宣宗疑不實語平章英王守純覆案之質成其誣戊寅并其
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嘗言三世爲將
道家所忌至是果應反輟特立蒲刺都銀朮可之罪各奪官降
之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鞞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韓赤
以來與國家世世爲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爲泰州路
頭河世襲謀克轉猛安至東平尹終開遼軍節度使志寧沉毅
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於諸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爲
護衛由右宣徽使出爲汾陽軍節度使開封尹入拜兵部尚書
改左宣徽使殿前都點檢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屢討無功

特轉西北面副都統與白彥敬將北京臨潢秦州三路軍討之
行至北京間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二人陰
結獨吉義并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將攻之會世宗已卽位使石
抹移迭移喇曷補等九人來招彥敬志寧拒之使移迭等跪不
屈皆殺之獨吉義先謀歸附蒲速賚稱疾不至乃與彥敬俱降
世宗責以正隆暴虐人望旣絕朕以太祖之孫應卽大位汝不
能死節又殺我使者汝等應死彥敬未敢對志寧前奏臣等受
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
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往征窩斡以爲臨海軍節度使統右翼
軍敗窩斡於長濼賊西走追及於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爲陣
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自下流渡河追之數里得平地將
士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

寧力戰流矢中左臂大軍畢至賊據上風縱火會天降雨風乃熄遂奮擊大破之上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命代完顏福壽爲元帥右監軍封定國公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諸將皆言馬瘦弱不堪追襲欲止志寧因獲候人知賊自選精銳以羸兵護其母妻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亟與清臣追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窩幹走至七渡河復敗之遂過渾嶺入於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還賊中約以捕獲自効稍合住見窩幹祕不言見獲事反間奚人言陷泉失利皆有貳心不可不察窩幹既降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帶使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遣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遷去括里札八降宋謀乘夏月膠解

北人弓不可用與李世輔攻靈靈虹縣遂陷宿州自爲得志且與括里等置酒高會問志寧引兵萬人將至甚易之曰我軍十萬當令十執其一括里等又謂慎毋輕之上遣中使來督軍附奏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逃去耳下令從軍人盡執旗幟駐賓州西以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而自引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旌旗蔽野意大軍在焉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其步騎皆執盾背城爲陣以行馬捍其外使別將出自東門欲於陣後攻志寧軍萬人蒲查擊敗之夾谷清臣爲前行微毀行馬短兵接戰諸將乘軍亂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復戰世輔騎兵居前使清臣當之遇別將踵擊其將不能反旆志寧磨諸軍力戰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走者自相蹈藉假

尸相枕城門入者填塞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
死世輔乘夜脫走明日清臣與張思忠復追及斬首四千餘赴
水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捷聞使移刺道就軍中
賜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寶鐵佩刀凡有功將士猛安謀克並
如陝西遷賞詔獎志寧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
大敵朕甚嘉之及宋議和不決移軍臨渙遂渡淮取盱眙濠廬
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志寧還軍雖陽復賜御服玉佩
刀通犀御帶詔憫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宜令歸葬鄉里人
賻錢三十貫官爲致祭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
貫其權職各有差五年三月駐軍南京五月召至京拜平章政
事賜玉束帶還軍諭以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
年拜樞密使七年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

上悅。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卽以賜之，仍加黃金五百兩。第十四女下嫁其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於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拜右丞相，入見，奏受詔征伐，所不敢辭。若爲宰相，則誠不能。上益賢之。十一年代宗敘北征，旣還，遣使者迎勞，封爲廣平郡王，賜以弓矢，并梁王所服玉帶，入見，慰勞良久。郊祀覃恩，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有疾，日遣中使候問。四月丙寅疾亟，賜金丹三十粒，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計聞上輟朝臨奠，行哭而入。哀動左右，賻銀絹重緜，加等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諡曰文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妻平日妬甚，嘗殺孕妾。世宗惜其薨後諸子皆病亡，遣使諭其妻丞相有三大功，先朝舊臣自秦宋二王

餘皆不及今養其孽子當視如親子二十二年上又問忠義與志寧孰愈左丞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先由金源縣徙居比古土之地後置猛安於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尚宗女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娶宗幹女嘉祥縣主母舅希尹薦於熙宗以充護衛由符寶祇候轉爲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因悼后弟裴滿忽二恃寵侮慢殿之后知其剛直不問改忠順軍節度使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爲西京留守搆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膠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

定初詔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討契丹窩斡襲賊輜重
於長湫謀行使伏兵於左翼之側賊四百餘騎突出欲繞陣
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盡力奮擊賊乃却追奔十
餘里越九日復追及於霧霖河二千騎追奔十五里殺傷甚衆
賊收軍返施大兵尚未至今軍士下馬射賊遂引而南時窩斡
已再北世宗討大軍久駐遣問謀行歸咎騎弱故少駐以完養
馬力奏欲增益萬騎克寧奮言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其人常
利鹵掠賊至則引避去則緩隨之故賊恆得善牧我反捨其蹂
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
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朝廷從之乃以僕散忠義兼都元
帥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是乃欲緩吾
師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且乘其怠

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然之與克寧俱出中路敗之於
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覘知柵背可上潛師夜登
俯射之火軍自下攻賊潰皆逃去事平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
璘侵陝徒單合喜乞益兵詔遣克寧參議軍事此人智勇足敵
萬人不必益軍乃佩金牌駐平涼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
兵伐宋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皆付習顯
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距楚州之十八里口勝取敵舟
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鑊沉之水
底以塞其口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上
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屯步兵四萬於南岸運河之
間隔水來拒矢石俱發捍以竹籬師遂入淮合戰數四猛安長
壽先行誘岸敗其步兵餘衆皆濟宋兵又自清河口來蒲察阿

商合懣禦以步兵克寧自引五騎先行六七里與賊扎也銀朱
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仍整陣來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
宋兵敗餘衆數千走入營中射以火箭營舍盡焚復踰運河撤
橋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安鈔兀不利少却亟引猛安賽
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
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時宋屢遣使請和意尚遷延及是
始大懼一如期約兵罷改大名河間東平三尹召爲都點檢十
一年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皇太子生日置酒東宮賜以金帶
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俄拜平章政事
封密國公以女爲瀋王永成妃得罪罷爲東京留守改南京故
事未有兼統軍使者因上意使兼河南統軍使入京復平章政
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宗族多在山東恐官田

少無以盡給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使徒單懷忠諭以宰相之職進賢爲上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此勿飲克寧頓首謝陛下念臣及此乃臣之福但臣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爲恨耳凡在相位多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二十一年轉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未幾改樞密使進司徒世宗幸上京特留輔太子諭以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母忽細徵皇太子薨身護宮門嚴飭殿庭禁衛如法諸王妃主宗室外戚入臨從者皆有數語東宮官屬汝等此時當以死報國吾亦不敢愛其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名侍讀完顏匡爾侍太子日久金源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身居冢嗣豈以哭泣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尤宜謹視勿去左右世宗遠聞嘉其忠誠愈重之還京表請立

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事貴果斷。不可遲緩。恐左右讒邪。或起
覬覦。萬一寡愼。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時世宗
諸子。趙王未中最長。且與克寧有親。因嘆以爲真社稷。臣踰月
詔起復皇孫原王爲右丞相。拜克寧太尉。兼左丞相。使輔導之。
上以中外皆患錢少。京師積錢祇五百萬貫。欲除屯兵路。分其
他郡縣。盡運其錢至京師。克寧奏曰。若是民間錢益少矣。不若
起運其半。以半變折。輕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十一月
戊午。入見於香閣。率宰臣屏左右。又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因宴
慶和殿。語諸王大臣太尉忠實明達。漢周勃也。稱嘆再三。明年
正月。因思念鄉土。求解機務。詔許其往。不必謝政。四月。遂還深
知國史事。有未詳命。以監修上頗措意。仙佛初因盧溝河決。久
不能塞。加封安平侯。水復。故道以爲卽。獲感應。因奏神之所佑。

者正也。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人事乖則弗享矣。無何，宋主殂，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薄，奏以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皆是其言，欲賜甲第，固辭，更賜錢，宏其舊居，畢工，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惟甚，親解御衣服之襦，其像藏於內府。世宗不豫，率宰執入問，諭以朕疾殆矣，皇太孫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政務，且可權聽乙丙詔，與皇太孫及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復奏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乃易居慶和殿，東廡丙戌，乘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命宣遺詔，立章宗，徙封東平郡王，諭尚書省太傅年高，每趨朝，又赴省，恐不易，自今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固辭，詔近臣勉諭，涕泣以謝，侍立，益恭，詔文凡賊吏除名，開落，並量材錄用，汝霖奏真盜枉法，不可恕，克寧謂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上深然之，頃之，進拜太

傳改封金源郡王賜金銀錢穀重綵并玉帶年高乞謝不許詔
譯諸葛孔明傳以賜加勉調攝自旬休外四日仍居暇大事錄
之細事不須親也上初卽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尚書省
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克寧謂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
其材武已不及前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
便。上是其言明昌元年屬疾駕往視卽榻前拜太師封瀋王加
賜甚厚二年正月庚午薨遺表言不及私勸帝無重君子而人
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惟願慎終始安不忘危詔有司護喪
事歸葬萊州諡曰忠烈克寧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可
謂大臣矣。五年配享世宗廟庭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
章宗廟庭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被散

答之亂世祖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太祖自
幼撫養石家奴及長妻之以女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
軍又攻臨潢皆有功襲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
喪歸上京道山興中王師方攻未下乃置樞於驛亟率所領猛
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開宗望
軍已圍汴遣往計事抵平安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還
報宗翰甚嘉之再伐宋隸婁室軍討陝西未下石家奴因領所
部援之旣而命率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爲余睹
副元帥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
馬都尉再爲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書嘉獎之封蘭陵郡王除
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贈鄖王正隆例奪封魯國

公

徒單恭本名斜也海陵后父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
十反事趨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歷濟南太原尹遷會
寧收封譚國公與熙宗后兄裴滿忽槻皆貪汙不法忽覩爲行
軍猛安歷橫海并崇義軍節度使拜富人爲父死爲行服以分
其資選諸猛安僥裕子弟爲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斜也
自稱嘗見佛使工繪一佛像賦屬縣金未嘗鐫佛盡入其家號
爲金總管海陵惡其鄙濫至甚命秉德廉訪官吏遂皆彼黜自
此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後復用爲會寧牧封王未幾拜
平章政事任意專恣不達事宜海陵常語宰臣斜也爲相朕非
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有所言卿等何無一取他相無以對溫
敦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妄生異議輒以爲如
彼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此者海陵默然會獵於胡

刺渾水命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悉杖之又於都堂春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反被杖責猛安部人撒合出言斜也強取部人財物命侍御史保魯鞫之不實亦被杖乃以撒合出爲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而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刺爲後復謀取其家財強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故嘗怨罾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又與兀魯不叶乃潛譖於海陵言兀魯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爲指斥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因怒斜也不奏杖免居官大定間皆追正之復起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貞元二年九月從獵順州而卒卽日臨其喪爲擇地營葬賜輜輶車上及后率百官

祭之賜諡曰忠正隆開改封趙國公進齊國公其妻死卒海陵嘗幸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帝后屢黜降特進鞏國公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之弟高祖仙壽仕遼爲宰相嘗脫遼主之身於難目爲李舅賜以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父雜訛只桂州觀察使以攻高未昌不勝而死石少貧敦厚寡言旣長器識過人天會二年襲謀克爲行軍猛安貞懿后周以財物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喜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睿宗爲右副元帥引至軍中屬之宗弼八年累除禮賓并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以爲汴京都巡檢歷馬軍副都指揮使大名少尹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護役皇城端門及遷都入見知爲葛王之舅未幾除興中少尹

懼上疎忌宗室秩滿託疾還鄉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留
石巡察城中高存福密謀欲害世宗石因勸先除存福然後舉
大事世宗從之大定改元以定策功爲戶部尚書無何拜參知
政事時大臣惟石一人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正隆遠
在江淮寇盜蠡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及此時直趨中都揀腹心
以號令天下萬世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卽日啓
行因納其女後宮是爲元妃久以勳戚處腹心之任內廷獻替
外罕得聞三年坐買大定以前革罷士卒舊帖下倉支粟倉司
不敢違與以新粟上聞之以問戶部尚書梁球對不以實復命
左丞翟永固鞠之削球四階降知火山軍諭者譏其貪鄙如出
二人罷爲御史大夫劾奏安化節度徒單子溫乃平章合喜之
姪賊濫不法方奏事時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旣退問以奏事何

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汚未盡誅耳聞者竦然久之封道國公賜第一區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宮闕命於近都猛安內選士三千巡警仍給口案芻粟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仍兼御史大夫時司憲旣久年又濩高嘗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以爲在制前行者胡可改因召中丞移刺道語之曰石老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於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若能舉一二善士庶不負此職也然卒無所舉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諭以太后兄弟惟卿一人領斯重任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俄進封平原郡王嘗因平章完顏守道奏事與已相違神色

不憚世宗察之語以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豈因在上位者所見有異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蓄怒不從如此則在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一日上曰朕欲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卿於京府節鎮巡司長佐三員內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石奏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海陵時臺省令史不用進士故乏人自大定以來改用進士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亦頗有人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亦終不舉他日復問外任五品職者何以多闕又對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因屢對不稱旨上表乞骸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恻賻錢萬貫官給葬事命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諡曰襄簡及得失相

稱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適以事見惶恐石曰吾豈
念舊惡者待之爾厚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多假
借爲軍者石持不可曰兵民一體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
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
無爭是爲長久之術自是軍民之訟遂息大理議北京民曹貴
陰謀反叛已久未發語以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幸人
罪止論斬又議從坐石奏罪疑惟輕皆得免死北鄙歲警議發
民穿塹以禦石謂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其塹已平不可疲中
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
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單克寧以願命石以定策
他無及者明昌五年詔以配享廟庭子猷可字仲和大定十
年第進士世宗以太后家喜爲盛事累官戶部員外郎明昌元

年御史臺奏薦剛正可用除爲右司諫久之坐事除清水令召
爲大典少尹遷戶部侍郎四年遣往分路勸農事陞山東提刑
使卒衛紹王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烏古論蒲科虎國初功臣當海之子世襲謀克通契丹大小事
娶宋王宗室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郎君常
侍左右轉通進遷臨海軍節度使海陵賜食內殿語及衛州風
土甚佳改爲防禦使尋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復改汾陽軍節
度使賜襲衣玉帶劔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臨哭
之后妃皆弔祭厚賻銀絹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都尉正隆
例降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曾祖石古從太祖平獵酷麻
產領謀克祖脫字魯嗣職從伐遼攻寧江泰州有功父撻懶尚

唐宗女領軍二萬從宗望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戰敗敵衆多
獲賞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與平臨海等
軍節度使卒德溫善射尚睿宗女楚國長公主天眷三年授宣
武將軍皇統初從宗弼南征以善突戰遷廣威將軍至定遠大
將軍殿前左右副都點檢天德初遷兵部尚書歷大名延安尹
橫海軍節度使兼大名延安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卽位封
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
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三年重九故事出獵拜天於北郊世宗
語以扈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恐擾百姓使嚴爲約束分給錢
一萬貫四年改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犀弓玉帶入爲太子
太傅卒上輟朝臨奠贈甚厚十八年追錄前後功授其長子
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沒里山猛安徙隸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刺溫屯人移屯河間祖喚端伐遼時常侍太祖左右追遼主延解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觀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軍還世宗卽位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歷左副點檢因禁直被酒不親視扇鑷決杖俄遷右宣徽并勸農使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到任復嗜酒不親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爲少尹戒諭之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喪賜錢三千貫沿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迎鉢爲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爲右副點檢

五年使宋爲賀正且使改左副點檢禮工二部尚書廣寧咸臨潢三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駕親臨葬贈諡王正隆例降特進楚國公

烏林答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天眷初充護衛以捕宗磐宗篤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廐擊毬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羣牧使謹畜牧不事遊宴華產蕃息進秩改特滿羣牧使世宗卽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將遣使於宋以暉嘗私用官錢乃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世宗因語宰臣朕於賞罰毫髮無所似借果公廉辦治難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目公法雖至親不少恕俄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喪賻銀絹重綵其第三子天錫世襲納

鄭河猛安親管謀克

清察鼎壽本名和尚章宗后父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父阿胡迭尚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官至特進贈司徒譙國公鼎壽賦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貞元三年加定遠大將軍爲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由符寶郎出爲蠡州刺史洛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歷泰寧橫海兩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入爲左右二宜徽使金吾衛上將軍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妻徙其族於平州郡內大治俄卒於官上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三年贈太尉越國公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

公主極其寵遇。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徒單繹本名朮輩。上京按出虎達阿人家。世貴寵自曾祖。照尚公主者。凡四世。祖撒合懣。國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鄰猛安。繹美姿儀。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濬國公主。充符寶祿候。至爲郎。遷御院通進。歷宣德泰安。濬州刺史。有廉名。改廣寧府同知。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制中襲其父。封服闋。授濟南府同知。二十六年。遷棗州防禦使。以政績開升。臨海軍節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屬拔古人。父訛論。尚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妻以長女。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卽位。太保昂遣元忠朝於遼陽。授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以朕初卽位。親密無如汝者。侍從宿衛宜戒不虞。犬

定二年妻封豫國公主加駙馬都尉尋除近侍局使遷殿前左
衛將軍從獵近郊上欲射虎因諫而止進殿前右副都點檢爲
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結攬民稅免官十一年
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命往受北邊進獻及還諭朕每
遇卿直宿其寢必安今夏幸景明宮以卿去久朕甚思之知大
興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
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名謂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
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襲
謀克宰相紇石烈良弼薦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右丞相贊
成設立策論進士之科因諫世宗遊會寧不聽出知真定府尋
召復相位有旨欲燹上京城奏言此邦土性疎惡燹之恐難經
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矧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

十餘年尚未完復。民將益困。駕久寓東未還。復奏鸞與駐此。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亡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然以素貴性兇彘而內深忌。出爲北京留守。責諭之曰。汝強悍自用。覬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既而左丞張汝弼奏事復惡其阿順。語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元忠爲相。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章宗立。加妻魯國大長公主。改元忠。知真定。河間。廣寧三府。以河間修築毬場。擾民。會赦。下除順義軍節度使。乞休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濟南府。過闕。令預晏。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計開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賄物甚厚。世特議其所至不能戢奴僕。恒以此訾。子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

陵女世宗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指言此女亦太祖
曾孫猶朕之女彼父廢亡非女之罪後卒二十一年復尚顯宗
女廣平郡主後封鄴國長公主誼歷仕官衛爲人龕豪類其父
二十六年上語原王元忠勿望其可復相雄名又不及乃父朕
嘗有待殊不知思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襲可令補外除涇州
同知章宗卽位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
遷祕書監兼吏刑二部侍郎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父憂起復
知東平府事改真定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
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曾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伐遼
戰歿於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爲乂椀羣牧使
竊幹反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金吾衛上將軍思忠賦性寬厚

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潛邸撫養之十有二歲從在濟南與姻戚公子出遊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勸以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得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矢恐欲傷人速馳至其傍復奪其弓弛而還之事跡嘉有識量常使侍側許尚第二女唐國公主遣迎南征萬戶高忠建完顏福壽於遼口察其去就知二人誠意來歸與俱至東京世宗卽位從幸中都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爲輟朝卽喪所臨窆命有司備禮葬之管費官給十九年上追念輔立功贈驃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渾渾謀克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尚世宗第四女吳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

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禦使歷順天橫海二軍節度使
名爲左宣徽使遷兵吏禮三部尚書會大理卿闕左丞汝弼舉
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
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斡特
刺舉實可任遂以命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立爲御史
大夫會生日宴客犯夜禁解職尋知大典府事復爲樞副進樞
密使封莘國公改封蕭復上表乞退優詔許之泰和三年薨
烏林答復本名阿里刺東平人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
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兼符寶郎出爲蠡州刺
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典中府事久之爲曷懶
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度使卒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

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因怒突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賞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濱州刺史再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時因伐宋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奏言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人困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寃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叅知政事歷尚書左右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右丞相罷知中山府兵圍新解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皇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諡恪愨

烏林答琳木名留住尚都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爲靜

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福孫至夏國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願得還鄉福孫具以聞詔賜藥物

溫敦昌孫哀宗母皇太后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資性豈弟累遷諸局分官天興元年元兵圍京城上議出奔羣臣請幸東平或請往歸德昌孫奏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遂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時上已遣元帥蒲察官奴將三百騎往探還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對曰京師且不能守就歸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爲便上主二人之議遂往衛州命爲總領白撒不戰而退昌孫與點檢未撚兀典各憤嘆出怨言明年復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

蘇江魚大且多乃委... 知之向其出伏而邀之方... 著史贊曰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元... 世祖欲求婚以結其懽心烏春曰文直與胡里改豈可爲婚後... 又賜胡里改人夾谷清臣族同國人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 不通婚姻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婚姻有恒族能使... 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威等有別焉蓋良法也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一 元兵